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武

武字君公蜀郡郫人元帝初召射策甲科爲郎永光初遷鄠令免河平末舉賢良方正對策拜諫大夫遷揚州刺史陽嘉初入爲丞相司直拜清河太守免元延中徵爲諫大夫遷兖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初代孔光爲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封汜鄉侯免元壽初復徵爲御史大夫徙前將軍平帝初坐與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尋爲王莽所誣自殺諡曰刺侯

上封事薦辛慶忌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已

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曰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竝見未有其應加曰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曰備不虞漢書辛慶忌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上書薦傅喜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曰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曰季友治亂楚曰子玉輕重魏曰無忌折衝項曰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曰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曰聞廉頗漢散萬金曰疏亞夫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漢書傅喜傳哀帝即位喜爲右將軍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曰光祿大夫養病大

司空何武尚書令  
唐林皆上書言

奏置三公官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右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曰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曰考功效

漢書朱博傳

奏置州牧

古選諸侯賢者曰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曰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兼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曰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曰應古制

漢書朱博傳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

奏請內史如都尉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紀綱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曰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曰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曰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漢書何武傳武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制曰。可。曰。內史爲中尉。

華陰守丞嘉

嘉史不著其姓。元帝時爲華陰守丞。

上封事薦朱雲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百六百日秩。試守御史大夫。曰盡其能。漢書朱雲傳

朱雲

雲字游魯人。居平陵。元帝時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

赦舉方正爲槐里令下獄滅死爲城口成帝世不復仕年七十餘終於家

上疏劾韋玄成

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漢書朱雲傳

侯應

應建昭中爲郎中

對問罷邊備事狀

周秦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已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曰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曰俟望通燹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曰制諸侯，所曰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曰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大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曰來，百有餘年，非皆曰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

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曰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隨滅  
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俟望單  
于自己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  
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曰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漢書匈奴傳下呼韓邪單于上書請罷邊備塞吏卒天子下其議  
議者皆曰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曰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云云  
對奏天子有詔  
勿議罷邊塞事

### 辭宣

宣字贛君東海郟人元帝時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曰大司  
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復察廉爲樂浪郡尉丞舉茂材爲宛  
句令遷長安令成帝卽位補御史中丞出爲臨淮太守徙陳雷  
太守陽朔初爲左馮翊歷少府拜御史大夫鴻嘉初代張禹爲  
丞相封高陽侯永始中罷歸後徵加特進哀帝初免爲庶人

上疏言吏多苛政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尙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異，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呂求吏民過失，謹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肉相刻，流至累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爛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旨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漢書韓宣傳

奏免張放

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遂名捕

賊時故見在。奴從者開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冒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曰。縣官事怨樂府游微。笈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叛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已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

漢書張湯附傳承柶宣御史大夫方進奏

奏事

漢與呂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門闔。至五六重。周衛擊力斗。近臣侍側。尙不得

著鉤帶入房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後備虎賁

御覽二百四十一卷三百三十八三百五十四並引漢名臣奏曰丞相贊宣奏

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翱翔殿上此陛下

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藝文類聚九十九引漢名臣奏曰丞相贊宣奏

手自牒書封與高陵令陽湛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君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君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漢書薛

移書責櫟陽令謝游

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曰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君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漢書薛

移書勞勉頻陽令尹賞粟邑令薛恭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無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漢書

薛宣傳

移書池陽追督廉吏王立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曰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曰府決曹掾書立之極曰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

漢書薛宣傳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開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案驗獄掾遇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緣慙憤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

下賊曹掾張扶教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曰合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斯亦可矣。

漢書薛宣傳至日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月休坐曹治事宣出教

諸葛豐

豐字少季琅邪人元帝時除御史大夫屬擢司隸校尉加秩光祿大夫左遷城門校尉免爲庶人

上書謝恩

臣豐驚怯文不足曰勸善武不足曰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曰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曰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曰布衣之士尙猶有刎頸之交今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潤之氣上感于天是曰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  
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  
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漢書諸葛豐傳司隸去節  
自豐始豐上書謝上不許

復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  
弟而殺於兄夫已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  
豈不足已觀哉使臣殺身已安國蒙誅已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  
有云補而爲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  
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漢書諸  
葛豐傳

朱博

博字子元杜陵人元帝時爲亭長遷功曹歷太常掾察廉補安  
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後爲郡功曹

成帝卽位除樂陽令徙雲陽平陵入爲長安令遷冀州刺史徙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入爲左馮翊拜大司農左遷樞爲大守徙山陽太守病免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進後將軍坐王立事免哀帝卽位起爲光祿大夫遷京兆尹超拜大司空遷御史大夫代孔光爲丞相封陽鄉侯坐承傅太后指奏事下獄自殺

上書讓封邑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

漢書宋博傳博封陽

鄉侯食邑二千戶博食邑讓

奏復置御史大夫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曰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曰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

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曰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曰重國政也。臣愚曰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曰御史大夫爲百僚率。漢書

朱博傳博爲大司空奏言

奏復置刺史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盜。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漢書朱博傳

奏封事免孔光傅喜

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

政治漢書朱博傳

奏免師丹爵邑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  
靡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  
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曰忠孝復封高昌侯  
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

漢書師丹傳  
遷爲丞相復與

御史大夫  
趙玄奏言

奏免傅喜何武爵士

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士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

免爲庶人

漢書宋博傳傅太后怨傅喜不  
已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即并奏

奏免王莽爵士

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

宜有爵士請免爲庶人

漢書王  
莽傳上

出教主簿

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

漢書宋博傳博遷琅邪太守頗之門下

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延博出教主簿

敕功曹

官屬多褻衣大袍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漢書朱博傳

口占檄文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

餘如律令

漢書朱博傳

移游徼王卿書

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聞詣府部掾曰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漢書朱博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蓋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嘉

嘉字公仲，平陵人。元帝時，召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事免。建昭中，除光祿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徵拜大鴻臚。徙京兆尹，建平中，遷御史大夫，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元壽元年，下獄死。元始四年，追諡曰忠侯。

上疏請養材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召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曰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已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微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呂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曰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詔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民臨難莫有仗節死義呂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

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曰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置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臣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會卒迺求非所目明朝廷也

漢書王嘉傳

諫封董賢等封事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

眾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濇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呂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漢書王嘉傳哀帝欲封董賢等於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因日食舉直言復奏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放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囚于而國人用側厥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已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况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曰時。孝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曰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曰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陷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楊死於獄。不曰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求所過道上。稱頌德美。此天下所目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絳綈繒而已。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呂義割恩輒且止息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  
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  
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  
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  
諸官竝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  
動道路謹謹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呂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  
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  
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曰爲籌者策失之  
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  
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  
疑往者寵臣卽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

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呂害之首也宜深覽前

世呂節賢寵全安其命

漢書王嘉傳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於是上寢不說

因大赦奏薦梁相鞠譚宗伯鳳封事

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

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

漢書王嘉傳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疑冤奏欲覆治尚書令鞠

譚僕射宗伯鳳曰爲可許制譚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云云書奏上不能平

諫益封董賢等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故王者代天  
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  
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  
下傾爵位呂貴之單貨財呂富之損至尊呂寵之主威已黜府臧  
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  
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呂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呂來貴臣

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昌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昌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昌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讖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漢書王嘉傳：太后薨，上因託傅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

遣將行邊對

臣聞動民昌行，不昌言，應天昌實，不昌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曰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曰：意傳者星，麻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皇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諂，傾險辯慧，深刻也。諂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曰：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曰先人之語爲主。漢書息夫躬傳：躬建言星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曰：厥應變異，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上不聽。

下詔獄對詰

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曰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史，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

三人漢書王嘉傳上使將軍曰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

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曰是負國死有餘責漢書王嘉傳吏稱僕

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云云

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

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漢書王嘉傳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云云案此三條皆是口

對而下文云死後上覽其對知其時錄于簡牘故宜編入

師丹

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元帝時舉孝廉為郎遷博士免成帝初

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

直給事中歷少府光祿勳侍中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

賜爵關內侯領尚書事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徙大司空

免平帝即位徵詣公車復賜爵關內侯尋封義陽侯卒諡曰節

侯有集三卷

上書言封丁傅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言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安陽侯皇后尊號未定像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留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開首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言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已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言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言爲太傅陛下言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

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漢書師丹傳

建言限民田奴婢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卽曰節儉民始充實未有井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曰有改者將曰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

漢書食貨志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

劾奏董宏

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曰爲比喻誣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

漢書師丹傳高昌侯董宏上書言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同時丹曰左將軍

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

共皇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曰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曰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曰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曰天子其尸服曰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持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曰尊

厚共皇也。漢書師丹傳郎中令冷爽黃門郎段熲等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曰爲宜如廢猶信丹議

孫寶

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爲郡吏。成帝初。署御史大夫主簿。拜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選爲益州刺史。免。復拜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拜廣漢太守。徵爲京兆尹。哀帝卽位。徵諫大夫。遷司隸。忤傅太后。下獄。復官。以理鄭崇事。免爲庶人。徵光祿大夫。平帝卽位。拜大司農。尋免。

上書理鄭崇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責。幸之執。已塞視聽之明。案尙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織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臣解衆心。漢書

孫寶傳

陳咸

咸字子康，沛郡相人。元帝時爲郎，遷左曹，罷御史中丞，以忤石顯下獄，髡爲城旦。成帝卽位，補大將軍長史，遷冀州刺史，徵爲諫大夫，歷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免。起爲南陽太守，徵入爲少府，免。尋舉方正，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免。呂彘死。

移敕郡長史書

卽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漢書陳萬年傳咸爲南陽太守，公移書

與陳湯書

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漢書陳萬年傳

鄭朋

朋，會稽人。初元中，待詔金馬門，拜黃門郎。

奏記蕭望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族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托之險踐，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漢書蕭望之傳

胡常

常清河人，師事尹更始。元帝時，議郎鴻嘉中，爲青州刺史。

與翟方進書

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漢書翟方進傳

平當

富字子思，梁國下邑人。居平陵。元帝時爲大行治禮丞，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掾邑令。成帝時爲博士給事中，遷丞相司直。左遷朔方刺史，徵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遷長信少府。永始中，爲大鴻臚。元延初，爲光祿勳。左遷鉅鹿太守，後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初，徵爲光祿大夫。建平二年，遷諸吏散騎光祿勳。拜御史大夫，代朱博爲丞相。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曰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曰配天。此聖人之德。亡曰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曰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漢書平當傳

奏劾翟方進

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曰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何記慶之從容語言。曰。詆欺成罪。後丞相宣曰。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曰。爲方進不曰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漢書附傳 方進傳

奏求治河策

九河今皆冀滅。案經義治水有汶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自東北多溢。決水迹難。自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漢書溝洫志。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

樂議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愛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自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自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宮。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覲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自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睦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自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自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於呂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漢書禮樂志成帝時闕者

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唯等上書言之下大

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曰爲云云事下公卿曰爲久遠難分明當

寢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學傳事裕萬岡王毓漢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翟方進

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師事尹更始，爲太守府小史。元帝末，射策甲科，爲郎。成帝初，舉明經，遷議郎。河平中，轉博士。陽朔中，遷朔方刺史。鴻嘉中，入爲丞相司直。除京兆尹，永始中，拜御史大夫。左遷執金吾，代薛宣爲丞相，封高陵侯。綏和二年，召星變，賜死，諡曰恭侯。

劾陳慶

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不敬，臣謹劾。方進傳

奏劾涓動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與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臣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漢書翟方進傳

### 奏免陳咸逢信

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目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進忠正身，內自知行辟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目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目示天下。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姑亡何方進奏

咸前爲郡守，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而官媚邪臣，陳湯目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漢書陳萬年傳案此卽前奏互有刪節故並載之

復奏免陳咸

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自實。漢書循方進傳後二歲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封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云。

劾紅陽侯王立

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漢書循方進傳

復奏王立黨友

立素行積爲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甚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閔，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僞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尙殘賊。

酷虐苛刻慘毒曰立威而亡。緦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郤。曰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漢書翟方進傳

薦辟宣

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漢書辟宣傳。初宣爲司徒。後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後二歲薦云云。

立嗣議

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

陶王宜爲嗣。漢書孔光傳絳和中山定陶王謙宜爲嗣者方進王根曰爲

淳于長小妻迺始等坐罪議

令犯法者各曰法時律令論之則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

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弄法於法無已解

請論。漢書孔光傳丞州方

翟義

義字文仲。方進少子。成帝時爲郎。稍遷諸曹。出爲南陽都尉。後

坐法免。哀帝時起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平帝時徙

東郡太守。莽居攝據郡舉兵。立東平王雲子信爲帝。自號大司

馬柱。天大將軍。兵敗被擒。夷三族。

移檄郡國

莽鴆殺孝平皇帝。矯稱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討。漢書翟

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漢書王

范延壽

延壽字子路安成人爲北海太守河平二年代何壽爲廷尉八

年卒見百官公卿表

奏事

禽獸生子逐母宜曰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市意林博子御覽

六十一案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三十一並引謝承後漢書云

范延壽宜布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

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閭于縣縣不能決斷獄之于廷尉於是獄

壽決之曰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獨其母曰子並付母尸三

男子市秦免鞮太守令長無率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又案百官

公卿表成布河平二年范延壽爲廷尉而謝承書載其事蓋追引

成帝之誤

致王章大逆罪

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漢書元后傳上

下章吏廷尉改其大逆罪曰爲公乘輿

興京兆湖人河平中爲三公

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曰甚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  
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  
黜羣盜浸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  
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  
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  
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  
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  
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  
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並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  
二千石三十年莫能禽討尊曰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  
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

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由。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曰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搏其頰。兒子問。拔刀欲剄之。輔曰。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曰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曰誅夏將。魏信讒言。曰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曰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傷。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曰京師廢亂。羣盜竝興。選賢徵用。起

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旨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  
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卽定尊素行夫  
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  
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  
復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旨慙無罪亦宜有誅  
旨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漢書王尊  
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  
著書奏天子復旨尊爲徐州刺史

張匡

匡蜀郡人河平中爲太中大夫

曰蝕對

稱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  
吏徵求人罪欲自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頌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

傳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商千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曰：「示丹丹惡其父子，亦忤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曰：「輔至德，知聖王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問商有女，欲曰：「倘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曰：「亂政，誣罔許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曰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繼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卽求好女，曰：「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卽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

之性。迺因怨呂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呂爲卽得雋。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呂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呂爲聖主。富於春秋。卽位呂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呂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呂過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漢書王商傳。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對。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匡

馮遂

遂字子產。上黨潞人。居杜陵。左將軍奉世子。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復土校尉。舉茂才。爲美陽令。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

奏請浚屯氏河

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已闕無大害者。自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自地形有缺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三分流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自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開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凡上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清河郡都尉馮遂奏言

孫禁

禁鴻嘉中爲丞相史

治河方略

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開大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濬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目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收水歲三萬石。上。漢書律志。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滹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目爲許商。

商字長伯。長安人。治尙書。師事周堪。武帝初。爲博士。河平中。拜將作大匠。鴻嘉中。歷河隄都尉。永始中。遷詹事。歷少府。進侍中。光祿大夫。綏和初。拜大司農。轉光祿勳。

駁孫禁開篤馬河方略

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目北。至徒駭。開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

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漢書溝洫志：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益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引爲可開，故篤馬河爲商引。

趙增壽

增壽字穉公，陽朔中爲廬江太守。鴻嘉初，遷左馮翊，拜廷尉。永始中，貶爲常山都尉。

陳湯罪議

不道無正法，目所犯劇易爲罪。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目聞，所目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引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漢書陳湯傳

又白解萬年

故將作大匠，捕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漢書陳湯傳

涓勳

勳，鴻嘉中爲司隸校尉，左遷昌陵令。

奏劾辭宣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曰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曰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諱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曰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曰下，正國法度。漢書翟方進傳

劉輔

輔，河間宗室，成帝時舉孝廉，爲襄贛令，擢諫大夫。

上書諫立趙后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竊窈之女，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廢木不可日爲柱，卑人不可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漢書劉輔傳

杜鄴

鄴字子夏，魏郡繁陽人。居茂陵。成帝時，舉孝廉爲郎，病去官。起

爲衛軍主簿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涼州刺史呂病免元壽初  
舉方正直言未拜卒

元壽元年舉方正直言對

臣聞僉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刑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  
詔無二者之危敢不直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呂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  
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  
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呂外孫爲孝惠后是時  
繼嗣不明凡事多晦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  
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  
而日蝕地震民謠言行箴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呂指象爲言語  
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口蝕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

象也。坤曰法地，爲土爲母。曰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前大司馬靳都侯莽，退伏第家，曰：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十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放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竝侍帷帳，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迺竝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已甚此。當拜之日，噉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曰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速

身所行不自鏡見則曰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百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百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漢書杜

災異對

郭傳

春秋災異。曰指象爲言語。籌所曰紀數。民陰水類也。水曰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曰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闕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竝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曰甚此。指象昭昭。曰覺聖朝。奈何。

不應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說王音

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曰相輔義曰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曰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竝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差俱享天祚兩荷高名者蓋曰此也竊見成都侯曰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昔文侯寤大雁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餐而將相相驩所接雖在楹階漢紀祖作陛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舍唐陸子之義所自

輿內唯深察焉

漢書曰札

說王商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曰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畷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夕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荅不饗何已甚此詩曰率繇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曰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漢書郊祀志下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

臨終作墓石文

魏郡杜鄴立志忠款大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西京雜記云長安北四里踰終作文曰云云及死命棗石埋於墓側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國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九終

全漢文卷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毋將隆

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成帝時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卽位入爲京兆尹遷執金吾忤旨左遷沛郡都尉歷南郡太守王莽秉政免官徙合浦

奏徵定陶王封事

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曰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曰填萬方漢書毋將隆傳成帝末隆奏封事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

奏請收還武庫兵器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目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目本藏給末用不目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

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旨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旨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漢紀作舉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旨廣驕僭非所旨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漢書母將隆傳

馬宮

宮字游卿東海戚人旨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後爲丞相史司直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復代光爲太師免王莽篡位旨爲太子師

上書謝罪乞骸骨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旨光祿勳議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旨夫爵尊爲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

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曰惑誤上爲臣不忠當  
伏斧鉞之誅幸蒙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  
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守府無宜復食  
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疾印綬避賢者路

漢書馬宮傳

鮑宣

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  
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入爲議郎又曰病去哀  
帝初爲諫大夫遷豫州牧免復徵爲諫大夫拜司隸曰罪髡鉗  
徙上黨平帝初繫獄自殺

上書諫哀帝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曰充塞朝廷妨賢人  
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呂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  
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

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  
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  
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  
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竝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  
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竝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  
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  
女遮道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  
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  
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  
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  
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祿豈有官加慙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  
賓客爲姦利而已。苟容曲從爲賢。目供馱尸祿爲智。謂如臣宣  
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  
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  
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  
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百大萬數。使奴從賓  
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  
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  
足曰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曰時罷退。及  
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  
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

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曰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久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已安身邪誠迫大義官已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漢書鮑宣傳丁傅子弟並進並賢貴幸宣

上書

復上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說言相驚恐今日餽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尙恐毀敗器物

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諫，求過失，罷退外親，及芻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蜺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呂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呂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呂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造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呂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呂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呂應天心，建立大政，呂興大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

使海潮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閒，極竭芻蕘之思，退入三泉。

死亡所恨。

漢書鮑宣傳

梅福

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數上書不

納。

上書言王鳳專擅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遜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呂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召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

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已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已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已赴闕廷，自銜鸞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聞而起，所已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已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合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已九

九見者，桓公不逆，欲呂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目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呂升斗之祿，賜呂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呂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僞祭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爲漢毆除，倒持秦罔，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呂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呂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復其謀，晉文召

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醜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已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戡讎遺害則仁鳥增逆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已來天下已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已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做已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已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已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救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

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漢書梅福傳：成帝委任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爲鳳

所誅福上書不納

上書請封孔子子孫爲殷後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

石之階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  
遺於世此臣竊所曰不安食所曰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  
存人所曰自立也墜人所曰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  
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曰身危子  
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曰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  
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曰姬姓半天  
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曰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  
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  
其不稱名姓曰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  
封其子孫曰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  
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曰諸侯禮葬周公而  
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曰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

功。曰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曰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

哉。漢書梅福傳

郭舜

舜。成帝時爲都護西域騎都尉。

上言宜絕康居

本匈奴盛時。非曰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曰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曰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而康居驕黠。訖不冝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曰夸芻國。曰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

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曰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騎點絕遠之國。非

至計也。

漢書西域康居傳

尹賞

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成帝時。曰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除粟邑令。陽朔中。徙頻陽令。免。後曰御史。舉爲鄭令。遷爲長安令。遷江夏太守。平帝初。徵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

臨死戒諸子

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減。慎毋然。

漢書酷吏傳

申咸

咸東海人。成帝時。爲博士給事中。哀帝初。曰毀辭宣。爲宣子。况

客楊明遮斫於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尋坐理師丹，貶秩二等。  
上書理師丹

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曰：此貶黜，恐不厭眾心。漢書師丹傳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威、史欽上書言

龔勝

勝字君賓，彭城人。成帝時爲郡吏，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州。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哀帝卽位，徵爲諫大夫，遷丞相司直。進光祿大夫，守右扶風，復爲光祿大夫，除勃海太守，謝病免。復徵爲光祿大夫，元始中，策遣歸鄉。王莽篡位，遣使再徵，閉口不飲食，卒年七十九。

朱博傳晏趙玄罪議

春秋之義，姦曰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譜其

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曰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  
放命圯族干亂朝政要大臣曰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傅  
玄同罪罪皆不道漢書朱博傳彭宣等奏請詔謁者召傅玄晏請  
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議諫大夫  
龔勝等十四人曰爲

王嘉罪議

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  
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漢書兩龔傳丞相王嘉上書應  
故廷尉梁相等同書劾奏嘉言

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  
軍中朝陷議勝獨書議云云

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曰應迷國罔上  
不道恐不可曰示天下漢書王嘉傳案此與兩  
龔傳互有刪節故並錄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